

世界航空掌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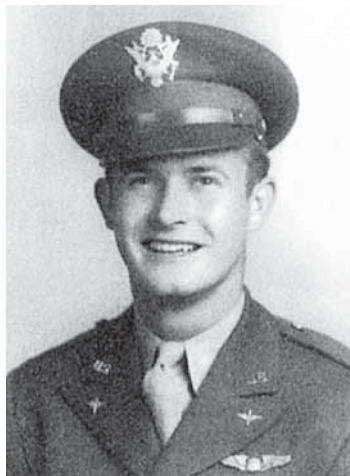
· 沈運曾譯 ·

擊落德、義、日三軸心國飛機之英雄

——在整個二戰中，所有的飛行員內，只有非常少數的幾位，曾擊落法西斯軸心國德、義、日等三個國家的航空器——

但只有一人，那就是美國的路易克蒂斯少尉(2nd Lt. Louis E. Curdes)，他非但連中三元，將三個國家的飛機一一擊落，更撈過界，將一架自己國家的飛機擊落，建立奇功。有關克蒂斯的故事，在網路上有許多傳聞，但多為不實編撰，與事實不符；本文特將真實情況，報導讀者諸君。

事緣一九四三年四月下旬，來自美國印第安那州威尼堡的克蒂斯少尉，二戰中正駕著美軍八二戰鬥大隊九五中隊的一架洛克希德公司的閃電式P-38C戰鬥機，執行第一次任務。當他正飛越突尼西亞的卡朋上空時，突遇一群德國梅氏戰鬥機，克蒂斯咬住一架德機尾巴，他說：「我只看見我連續射出的曳光彈煙尾，正中敵機機頭，我立即拉開從『梅氏109』機前方約一百碼處掠過，它一翻身便直接墜入水，只見一大片水花四濺，海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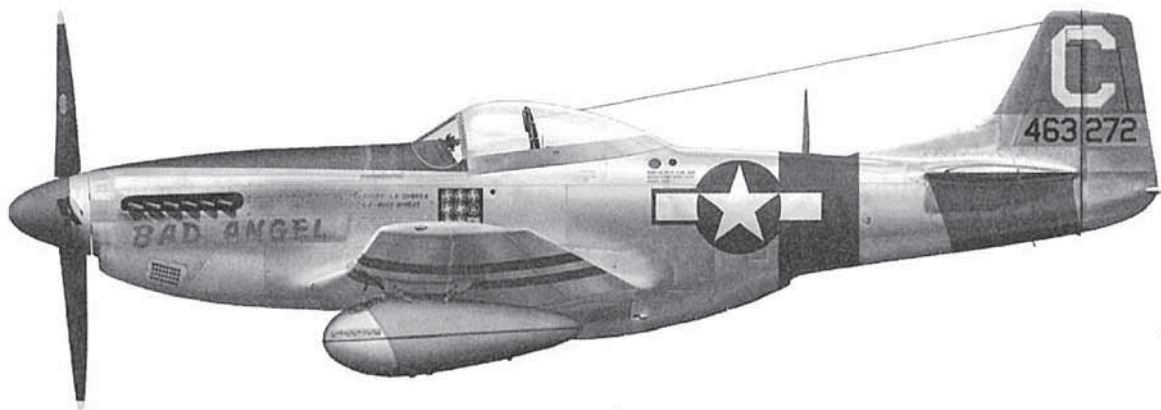
路易克蒂斯少尉

呈現出一橢圓的白沫。」

克蒂斯一回頭，又發現有三架梅氏戰鬥機以接近水面之低高度，追逐一架閃電式機。他先攻擊右手邊那架，想不到一槍命中，德機直冒黑煙，同樣翻身下壓，沒入海中；這時，其他德機仍在追逐。克蒂斯說：「我側身以約三十度角射擊那領隊，時速約三百五十里，那『梅氏機』立刻爆炸，陷入火海，墜入水中。」首次出戰，便斬獲三機，克蒂斯遂將其P-38命名為「善良魔鬼(Good Devil)」，並在機側漆上一個頂著光環的撒旦。到五月十九日，八二大隊擔任護航B-25轟炸機群赴薩丁島執行任務

，大隊人馬在地中海與八架梅氏德機狹路相逢。克蒂斯回憶道：「我的長機把一架梅氏機從敵編隊中驅趕出來，但他後頭卻出現另一架梅氏機，我看情況不妙，趕緊用槍將之擊落；但梅氏機又快又頑固，有三架一同由後方攻來，進入一場混戰。我拉開側轉，向迎面而來的第一架梅氏機開槍，未能擊中，敵機加油逃離，但第二架被我一直追擊直到落海。」僅僅兩次空戰任務，為時不過一個月多一點，克蒂斯獲得五個「卅」標誌，漆在他的P-38上面。

六月二十四日，克蒂斯向納粹第二強國義大利亦開了戶頭，在薩丁島上空擊落義國製「馬基(Macchi) C-202式」戰機一架(據網路資料顯示，美國國家航太博物館展出之馬基式戰機，即為克蒂斯所擊落，惟館方對此項資料予以否認)；當年八月，克蒂斯獲頒「傑出飛行十字勳章」，但不到八月底，他的好運顯然走盡！八月二十七日，九五中隊在那不勒斯上空與五十架敵軍戰鬥機相遇，鏖兵大戰；而克蒂斯在他的「閃電式」機中彈前，已擊落敵機兩架，最後才不得已墜降敵軍陣地被俘。其戰鬥機飛行員生涯理應即告終止，但他在俘虜營待了一段時日後，義大利自戰



克帝斯的「惡魔天使」號

場撤軍，而俘虜營之守卒竟也就直接離開，任戰俘們自謀生活。克帝斯得此機會加緊南行，終於在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七日（自被擊落後的九個月），與正前進之盟軍英國第八軍相遇。戰場規則有訂，不許曾被俘虜過的官兵，再冒險重回前線作戰，因恐再次被俘，受刑不過而吐露出其逃亡及躲避之詳情。但以戰爭未完，克帝斯尚有很多仗可打，故被遠調太平洋。

一九四五年一月六日，美空軍在菲律賓賓的林加崖登陸，現已調至「空中突擊第三十九隊第四中隊」的克帝斯，將其P-51D座機改名為「邪惡天使(Bad Angel)」。二月七日，他飛到臺灣西南方三十英哩巴士海峽，又擊落一架日本三菱的Ki-46雙引擎水陸兩用機。

僅在三天後，他在攻擊巴丹島時（此一靠近巴士海峽之島嶼，經常被誤為菲律賓巴塔安省區）又建奇功；他們一個分隊四架野馬式機，除擊落兩架敵機外，並擊毀地面另外三架飛機。但他們長機被高炮擊中，分隊長在海上跳機後，克帝斯令其四號僚機返場帶領更多戰機助陣，並命其僚機飛到一萬五千呎高度，發出無線電，要求飛機救援跳傘機員，然後他飛回戰場猛力掃射機場地面飛機。



克帝斯與地面機組人員於空中突擊第三大隊野馬式機前合影留念。

當克帝斯炸射巴丹島後升起時，忽見一架雙引擎運輸機，以低高度從東面接近機場，他仔細一瞧，那原來是一架清楚標示著美國星條旗的道格拉斯「空中列車」C-47；起初他想到：「這些該死的日本鬼子，駕駛我們的飛機居然連原本的標示都不消除。」太平洋西南區盟軍空軍司令官肯尼將軍後來解釋說：「這位P-51飛行員必須立刻決定，到底那是一架我們自己落單的飛機呢？還是一架小日本仿造的DC-3（昭和中期式J-2D），漆上了美國標示？唯一的辦法是馬上飛過去併肩而行，直到他看出那飛行員是不是日本鬼子。」

克蒂斯同時認出那架空中列車上，另漆有一個「叢林機長」的標誌，那是屬於三一七軍運大隊三十九中隊的飛機。該機載有八名乘客，其中包括兩名護士小姐，從萊堤飛馬尼拉，由於遇上壞天氣，致遠離航隊，在空中飛行五個小時後迷航；該機既已低油量，且無線電亦失靈，在找不到救援情況之下，據事後的報告稱：「我們收尋不到任何方位或回應，飛機繼續飛行，直到十一點五十分仍可看見水面，飛行員只能通知乘客，這趟航程遇上麻煩，並準備在發現第一塊陸地時，緊急降落。」不幸的是，飛行人員並不瞭解，他們航向之小島——巴丹，已落入敵人手中了。

克蒂斯說：「我一再試用無線電呼叫該C-47，但聯絡不上；然後我便飛到那運輸機前方，意圖阻止其在本日本鬼子佔領的島上降落。」運輸機飛行員一再繞圈子飛行，但最後仍開始滑翔，進場準備降落。到這最後關頭，克蒂斯心中天人交戰，終於決定拿出不得已的最後一招。報告書中，駕駛空中列車的飛行員說：「我們放下起落架，高度約一百五十呎，接著放下了一半襟翼，再就另一半即將放下時，突然六枚曳光彈從我們前方射掠過去。」

克蒂斯表示：「我開槍，從那C-47前方橫掠射過，但他仍繼續前進。」克蒂斯焦急萬分，不得不使出最後的辦法，就是在兩機相距約二十碼之遙時，仔細瞄準，扣動機槍扳機射向空中列車的右邊引擎，然而運輸機仍保持航向；這時克蒂斯一個翻身掠飛至左，繼續向C-47的左引擎連續發射機槍彈，將之擊得像個蜂巢。

此招果然奏效，後來他們在報告中說：「我們在離岸約三百碼處的海面迫降，放下四艘橡皮艇救生筏，其中一艘被槍彈射穿沉沒，我們十二人跳進三艘救生筏逃命。那P-51還在我們上空繞飛了一小時之久，但末再開槍。」

克蒂斯曾空投一張傳單給他們，上面寫著：「看老天爺面子，遠離岸邊，日本鬼子在那兒。」而空中列車的機組員回憶稱：「當岸上機槍與來福槍向我們射來時，我們已在射程之外，離岸約一哩之遙；不過，射擊仍持續了三十分鐘之久。」克蒂斯和僚機飛返基地，連夜簡報戰況及待救人員情形；在天亮前飛回巴丹島附近海上，並找到在海浪中載沉載浮的救生艇，與仍在島嶼西邊飄盪著的領隊。數架P-51一面進行掩護，一面等待一架PBY-5A水路兩用機到達，終於



返鄉時，克蒂斯接受故鄉印第安那州威尼堡民衆英雄式的歡迎。

將人員安全救起。肯尼將軍回憶說：「他們全都對P-51之攻擊大為不解，疑慮不安，直到情況經解釋清楚，才恍然大悟，並認為克蒂斯這孩子，是大戰中最偉大的英雄呢！」

當回到基地後，克蒂斯發現這架C-47上之旅客名單時，不禁大吃一驚！原來他前晚約會過的女友名字，正是機上護士小姐中的一員。「我的老天爺啊！」這是他唯一的評論，或者至少是一九四五年八月號《空軍雜誌》上報導克蒂斯故事那名記者所述

：「在北非擊落梅氏機七架及義大利造機一架，在太平洋擊落日本鬼子一架和老美自己的飛機一架——在這之外，還要我親自去把女朋友擊落！」

事後，在多種傳聞中，稱克帝斯與該護士小姐後來結婚，一起快樂地度過一生。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克帝斯的女兒維利瑞亞懷麗表示：「我父親能與那架被擊落機上的護士小姐約會過，但他是和我母親在洛杉磯，一次參加『陌生約會』結識，一見（或二見）鍾情的！他們後來於一九四六年結婚。」

「這孩子已在他P-51座機上，漆了七枚納粹的『卐』字和一枚義大利標誌，以及在太平洋一次勝利擊落日機的小日本國旗。」肯尼將軍回憶：「他還增加了一面美國國旗，以紀念最新的功績。」但由於C-47並未計為正式紀錄，因此路易克帝斯最後擊落敵機的數量仍為九架。不過，為獎勵其機智果敢與射擊精準，他接受了在其「傑出飛行十字勳章」上增頒一枚「橡葉星(Oak Leaf Cluster)」之獎。肯尼將軍說：「既然他在我直接指揮下完成任務，我特頒贈他『空軍勳章』一座，但希望他千萬別誤會，有誰會命令他再重複做此表現了。」

克帝斯之座機漆有其擊落之飛機數，包括美國飛機C-47。

